



錄憶圖執次二第

冊上編一第

行發館書印務商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一卷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以戰止戰——血流乾了的法國——萊因河國界——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關於賠款的無知——聖日緬因與特利安農和約破壞了奧匈帝國——韋瑪共和國——美國否決英美對法的保證——克勒孟梭的下野——模恩克賽進占魯爾——馬克的崩潰——美國的孤立——英日同盟的終止——英美裁減海軍——第二次大屠殺的如何易於避免——和平的一個確實基礎——勝利者忘了——戰敗者牢記於心——第二次大戰道德蕩然——原因爲未能使德國保持裁減軍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大家深信不疑，並且幾乎普遍的希望，世界即可重享昇平。所有人民的這種衷心熱望，如果大家堅守正義的信念，和根據合理的常識和懲前毖後的警戒之心，原本很容易加強實現的。『以戰止戰』的口號，掛在每個人的口頭，並曾採取措施，使之成爲事實。當時被認握有美國大權的威爾遜總統，曾使大家心理嚮往於國際聯盟的概念，凡爾賽和會中的英國代表團，就把總統的概念塑造具體化，造成了一種將永遠成爲人類艱苦前途中紀程碑的制度。勝利的協約國，此時至少就其對付他們的外敵而言，居於絕對的優勢。他們固然須應付國內的嚴重糾紛以及許多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難題，但變亂禍首的位於中歐大陸的條頓國家，已經匍伏在他們的面前；因德國的鞭笞、弄得創深痛鉅的俄國，此時正陷於內戰的騷亂之中，逐漸落入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掌握。

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協約國大軍沿萊茵河而陣，他們的橋頭堡墨銳進深入至戰敗、軍備解除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勝利各國的領袖，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置。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重新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風雨飄搖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聯盟（指德、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譯者）終於屈膝聽候發落，聯盟四員中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思作些微的抵抗。罪魁禍首的德國，被大家認為是造成世界這場大災禍的元兇，現在完全聽命受征服者的支配。征服者自身過去含辛茹苦，現在正在復元途中。並且這一次的戰爭，不是政府之間的而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各大國的整個生命精力，都傾注於憤怒與殺戮之中。在巴黎集會的戰爭領袖，在那裏感受到人類史上空前強大的情感潮流的影響。烏特里特和約（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和約——譯者）和維也納和約（結束拿破崙戰爭的和約——譯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貴族出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無論勝利者和戰敗者，在折衝壇坫之時，都是彬彬有禮，而且不受民主那一套擾攘爭論的拘束，儘可根據於他們所共同承認的基礎，奠立改造政治的制度。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各國的民衆於飽經痛苦之餘，並且受了曾經使他們歡欣鼓舞過的羣衆宣傳，至此便億萬人一條心的要求必須澈底實行報復。站在目亂心迷的勝利巔峯的政治家，如果他們在會議席上，放棄了戰士們在沙場浴血百戰得來的東西，那真罪該不赦了。

法國憑了他的努力和犧牲而來的權利，居於領袖的地位。爲了保衛法國的疆土，在國內奮起與侵略者誓死搏鬥，法國人死傷人數幾達一百五十萬人。巴黎的聖母寺的鐘樓，曾在一百年以內五次（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目擊普魯士的閃爍砲火，聽到隆隆砲聲。法國有十三省受普魯士嚴酷的軍事統治，至此時已達四個可怕的年頭。大片的地域，曾受敵人有系統的破壞，或因兩軍激戰而淪爲一片焦土。北起凡爾登，南至土倫，每一村落每一家無不都有國殤或傷殘的人。曾經參加一八七〇年戰爭和受過戰爭之苦的法國人，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已經成爲顯要，在他們看來，法國之能在這一次剛結束的更爲慘慄的戰爭中，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幾乎是一個奇跡。他們一生中對德意志帝國抱揣恐的心理。他們記得俾斯麥一八

七五年所擬進行的預防戰爭；他們記得一九〇五年驅使德爾凱舍去職的無情威脅；一九〇六年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年的波斯尼亞糾紛，和一九一一年的阿加地亞危機，都會使他們震慄不安。德皇的『裝甲拳頭』和『鮮明武裝』的演說，在英美人聽來也許會引為笑柄，但在法國人心理，卻是貨真價實的凶惡的朕兆。五十年來他們幾乎生活於德國武裝的恐怖之下。現在以鮮血為代價，一朝解除了這長期的壓迫，和平與安全終於實現了。法國人民熱情憤激，衆口一詞的要求：『不許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滿了不吉之兆。法國的人口數僅及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在靜止中，而德國的人口在繼續增長。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內，每年大量的抵達軍役年齡的德國壯丁人數，一定會比法國的多出一倍。德國曾經幾乎以一國而與差不多整個世界作戰，而且它差一點幾乎成功。熟知內幕的人，最清楚曉得有好幾次大戰的勝負誰屬，繫於千鈞一髮之間，以及那些轉移大局的意外和僥倖。將來能否希望偉大的協約國再度派遣幾百萬大軍到法國戰場或東線來呢？俄國正在瓦解和動亂之中，變化得和過去迥然不同。意大利頗有參加敵方的可能。英國和美國同歐洲隔有重洋大海。團結英帝國各部分的聯繫，是祇有帝國公民而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的。究竟在什麼事態聯合之下，纔能使參加微米山戰役的強大加拿大軍，參加維勒·白里敦諾之戰的光榮的澳洲軍，參加巴斯春特勒危地作戰的無畏的新西蘭軍，和曾於一九一四年危急的冬季苦守阿蒙提亞爾陣線的堅毅的印度軍團，再度開到法國和法蘭特斯來呢？和平、放任和反軍國主義的英國，它的兩三百萬大軍什麼時候會再踏上亞多亞和畢伽底原野呢？什麼時候美國兩百萬優秀分子會再度遠涉重洋，開到香賓和阿爾良？創痍遍體，人口減去十分之二的法國，但在當時是無疑居於主宰的地位，在瞻望將來之時，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那麼在什麼地方有安全呢？如果沒有安全，則過去一切所得，似乎都將成爲無足輕重，而且生命的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也將幾乎無法忍受了。

休戰日，德國大軍秩序井然開回本國。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面上顯出光榮的采色，以軍人氣概宣布：

「他們打得不錯，就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後法國應以萊茵河爲界。德國的軍備可能加以解除；它的軍事制度可能搗成粉碎；它的要塞可能拆毀；它可能變成赤貧；它可能負擔無法計算的賠款重擔；它可能成爲內部圍牆的犧牲者；但所有這些，十年二十年後都將成爲過去。「全體日耳曼部落」的無法摧毀的實力即將捲土再來，武士的普魯士即將重新點燃起它難加熄滅的火焰。但是寬深流急的萊茵河，一旦爲法國陸軍所有和加以設防以後，即可以成爲防衛法國的天塹，使後方的法國人可以世代過和平的日子。法國如沒有英語世界的支持，在戰爭中一定難免失敗，但關於處置戰敗德國的領土問題，英語世界的觀感見解和法國大不相同。結果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土地的條文，實際上使德國的國土沒有變動。它仍是歐洲最大的種族純一的集團。福煦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以後，他非常精確的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竟報復性和愚笨到使之顯然不能實施的程度。德國被懲處須根據荒誕的比例繳付賠款。這種強制的命令表現出了勝利者的餘怒尚在，也表現出勝利國的人民相信，任何戰敗國或集團的賠款規模，儘可以抵償現代戰爭的消耗費用。

羣衆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沉湎於愚昧之中；而一心想取得他們選舉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報紙照他們時行風氣，反映和強調着流行的見解。很少人出來說明，賠款的償付，祇有兩種方式，或是由賠款國家提供勞役，或是用貨車或輪船裝運實在的貨物輸出國外；也沒有人說明，這種輸出的貨物到達接受賠款國家以後，除非那個國家的社會仍在極端原始的狀態，或受嚴格的管制，否則國內的工業，必至發生紊亂的後果。實際上真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家，唯一的辦法，祇有把所有需要的可以搬動的東西一起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壯丁，使之擔任永久或暫時的勞役。這一點甚至蘇聯現在也已經明白了。不過由這種方法所得的利益，如與戰爭的費用比起來，實在渺乎其小。但在各國的顯要中，沒有一人具有理解力和權勢，或不囿於公衆的愚昧，向選民宣布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說了，恐怕也無人會加以聽信。勝利的協

約國家繼續揚言，他們仍將壓榨德國「直至極叫爲止」。所有這種，對於後來世界的繁榮和德國民族的情緒，都有強烈的影響。

不過這種條文，始終未曾執行。事實恰相反，一方面勝利的列強徵收了約一、〇〇〇百萬鎊的德國資產，但幾年以後，主要由美英兩國貸給德國一、五〇〇萬鎊，因而使德國得以很快的修復國內戰爭的破壞。這種顯然慷慨的措置，因爲同時勝利國家的痛苦不幸的人民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政治家提出保證要使德國「付出一分錢」，所以不能希望或激發感激之忱或好意後果。

德國祇付了（或者祇能付）被勒索的賠款的一部分，因爲此時美國正在對歐洲尤其對德國作大量的貸款。實際上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的三年中，美國由各方面所收回的分期償還的戰債賠款，僅及它收回無望的對德貸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個人似乎都很滿意，而且好像認爲這種局面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似的。

所有這種交易，在歷史上都將被謚爲瘋狂行爲。他們幫助滋育了軍事的禍源和後來還要詳細講到的「經濟的風暴」。德國現在四面八方的借債，貪婪地吸納了每一筆向它寬濫提出的信用。引導失當的幫助戰敗國的情感，加上這種貸款的高利，也使英國的投資者積極參加，雖然在規模上要比美國小得多。由此德國得到了二、〇〇〇百萬鎊的貸款，而付出的賠款祇有一、〇〇〇百萬鎊，付款的方式，或是由繳出在國外的資本產和匯兌，或是利用美國的龐大貸款掉弄槍花。所有這些，合成爲一篇錯綜複雜的愚昧故事，爲造成這篇愚昧故事，多少的血汗和美德擲諸虛耗了。

聖日緬因和約和特利安農和約完全分裂了奧匈帝國，是第二個基本的悲劇。多少世紀以來，這一個神聖羅馬帝國歷劫長存的遺體，曾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種共同的生活，分占商業的和安全的利益。這些民族在我們的時代中，如果聽其自然，無一有足夠的實力，可以抵抗德國或俄國捲土重來的壓力。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帝國的組織，對他們的這種希望加以鼓勵，被稱爲是自由主義的政策。西南歐的大踏步巴爾幹

化，結果相形之下，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卻日益壯大，因為後者雖因戰爭而創痍遍體，卻仍保持完整，占有局部的優勢。構成哈柏斯堡王朝帝國（即奧匈帝國——譯者）的各民族各省，在獲得獨立的過程中，無一不發生古代詩人和神學家專為罪該萬死者而設的慘苦景象。華貴的首都維也納，原為經過長期奮鬥而存在的文化與傳統的舊邦，也是多少公路、鐵道和河流的中心，現在卻成了空無所有嗷嗷待哺的狀態，正好像在貧民區中，人民流亡殆盡剩下來的一所大商場的光景。

勝利者以西方國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強加之於德國人的身上。德國人從此解除強迫軍役的重負，無須再維持強大的軍備。他們雖無擔保可言，大量的美國貸款卻不速而來。在韋瑪訂立了一個根據最近改良的民主憲法。國王們被趕走以後，名不見經傳之輩起而代之。在這種脆弱的建築之下，德國民族強大的、雖戰敗而實質未受損傷的熱情，仍在滂沛奮湧。美國人對帝制早懷成見，而英國的勞合喬治也始終未作相異的見解，這樣就不啻明告戰敗的帝國，如能成立共和體制，比起帝制自可得到較好的待遇。當時為協約國計，最好是成立君主立憲，由德皇的幼孫登位，另設攝政會議，使韋瑪共和國得以充實強固。然而不此之圖，卻在德國人民的民族生活中開了一個空虛的裂口。所有強有力的分子，包括封建分子和軍人，本來可以在君主立憲的旗幟之下集合起來，並為君主立憲之故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和議會制度，如今在共和制度之下卻成了脫羈之馬。韋瑪共和國所有它自由主義的外觀和嘉惠，都被視為出於敵人強制而實行的東西。它不能吸引德國人民的効忠和想像力。在一個短時期內，他們實逼處此牢守着高年的興登堡元帥。不久，種種強大的力量，又陷於徬徨無主的狀態，在這暴露的空隙之中，經過一個時期以後，一位具有殘暴天才的瘋子，代表前所未見的腐蝕人心的仇恨種子，大踏步的闖了進來——那就是希特勒伍長。

法國已因戰爭而弄得民窮財盡。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即夢想復仇與德國一戰的人勝利了，但使國力發生嚴重的耗損。勝利實現之時，法國已成了強弩之末。從他們燦爛成功的一刻起，法國民族對於德國便抱着深切的

情形。

英國人對德的感情，最初非常嚴厲，但不久就轉到另一方向，走入歧路。勞合喬治與樸恩克資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裂痕，前者的容易激動的性格，妨礙了他堅決遠見的政策。兩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柄鑿不合，而英國人對德國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之情，獲得了強有力的表現。

國際聯盟剛成立，便受到一個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遺棄了威爾遜總統的產物。總統本人準備爲他的理想奮鬥，但正在着手進行運動時，猝遭中風，在此後兩個長的重要的年中，纏綿床第，成爲一個沒有用的殘廢者，直至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總統選舉的勝利，把他的黨和政策一下掃出去了。共和黨勝利的翌朝，大西洋對岸孤立主義的見解盛行一時，讓歐洲去自作自受好了，而合法的債務卻非償不可。同時又把關稅提高，阻止那唯一可以用之還債的貨物的進口。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裁減海軍的提議，英美政府沾沾自喜的進行鑿沈主力艦和消滅他們軍事設備。據奇妙的邏輯見解，認爲除非勝利者自己也解除了武裝，否則道義上便無解除戰敗國武備的理由。法國萊因河的國界和保護的條約同時落空，但因爲仍維持一支根據普遍軍役、雖然人數較前已大見削減的陸軍，所以現在成了英美指斥的對象。

美國向英國明白表示，日本過去所信守弗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繼續下去，將成爲英美關係的障礙。這個同盟因此中斷。同盟條約的廢止，在日本發生了強烈的反響，認爲是西方世界拒絕與一個亞洲國家合作的表示。許多在以後對於和平也許可以有絕大價值的聯繫都切斷了。同時日本所以自慰的，自從德國和俄國失敗以後，一時內使它的地位升成爲世界第三海軍強國。華盛頓海軍協定關於主力艦五、五、三的比例，雖使日本在數量上較英美爲遜色，但所規定的比額，已儘夠吸納今後幾年中它建築與財政能力了；它急切的注視着英美兩大海軍強國互相爭先恐後削弱本身實力，直到遠低於他們資源能力可負擔、而爲他們義務計所不許的程度。因此無論在歐洲、在亞洲，勝利者同樣在爭取和平的名目下，很快造成了戰爭捲土重來的形勢。

正在這類不幸的事件發生之時，在大西洋兩岸不斷空談用意甚好的陳言腐語聲中，在歐洲顯現了一個新的爭執目標，性質上比沙皇和德王的帝國主義更爲可怕。俄國的內戰，結果使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獲得絕對的勝利。企圖進而征服波蘭的蘇維埃軍，誠然在華沙之戰中被擊退了，但德國和意大利卻幾乎屈服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和陰謀之下。匈牙利在共產黨獨裁者貝拉孔支配之下，實際上一度陷落。福熙元帥雖然聰明的說，「共產主義始終未曾越過勝利的境界」，在戰後最初幾年中，歐洲文明的基礎却顯出了机陞動搖之象。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陰影，或者可說是共產主義的醜惡之子。希特勒伍長正在慕尼黑城爲德國軍官効犬馬之勞，竭力煽動士兵工人狂熱仇恨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說他們應負德國戰敗之責，而另一冒險人物墨索里尼，則向意大利提供一套新的政府方案，一方面自稱可以把意大利人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卻乘機自己僭執了獨裁大權。正如法西斯主義由共產主義脫胎而出，而同樣納粹主義又是從法西斯主義轉生出來。這些互相因緣的運動，就着手進行，註定要把世界捲入更爲可怕的衝突之中；現在誰都不能說，這種衝突已因這些運動的毀滅而告終止。

雖然如此，和平的一個確實基礎仍舊保持着，即德國已經解除了武裝。所有它的大砲武器已經摧毀。它的海軍已經在斯加伯·弗洛自行鑿沉。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爲維持國內治安，只許有一支人數不超過十萬人的長期服役的職業軍隊，不能以此爲基礎生聚後備人員。每年及齡壯丁不再受軍役訓練，幹部經已解散。軍官團經用盡力量使之減到十分之一。任何軍用航空隊，皆在禁止之列。潛水艇已予禁止，德國的海軍限於十來艘萬噸下的艦隻。蘇聯由沙皇帝國脫穎而出，以新的更可怕的面目出現，但一羣極端反共的國家，組成帶狀，把蘇聯和西歐隔斷了。波蘭和捷克獨立昂首，似乎屹立於中歐。匈牙利經貝拉孔的變亂，逐漸復元。正安享榮譽的法國陸軍，是歐洲無與倫比的最強大的軍力；在若干年內，大家相信法國的空軍也是第一流的。

直至一九三四年止，勝利者的權力，在歐洲、事實上在整個世界仍無敵手。在這十六年中，前協約國的三國，或者甚至祇須英法兩國和他們在歐洲的盟邦，只要稍爲決意一下，即無時不可用國際聯盟的名義，在國聯

道德的和國際的護持之下，就可以支配德國的軍事力量。然而直至一九三一年止，勝利者尤其是美國，卻不此之圖，反集中力量用存心不善的國外管制的方法，向德國勒索他們每年應得的賠款。而德國的付款，又全靠美國向之作數目更大的貸款，這個事實，使全部交易成爲荒謬絕倫，結果除了產生惡感，全無所獲。另一方面直至一九三四年止，如果嚴格實施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原可無須武力和流血，永久保持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但大家對於軍事條款不加理會，而違約的情形仍屬輕微，及至日積月累到了嚴重程度之時，又力求拖延躲避。這樣就把長期和平的最後保障丟掉了。從勝利者的愚昧中，戰敗國德國的罪行得到他們潛滋默長的背景和他們的解釋，雖則這自然不能作爲曲諒罪行的理由。要沒有這種愚昧，罪惡即沒有了誘惑，即使蠢然思動，也沒有下手的機會。

在下文中，我所打算敘述的若干事件和印象，這些在我私衷認爲造成了人類動亂史中最不幸的經過。悲劇不僅限於戰爭中勢所必至的生命的殺戮與財產的破壞而已。在第一次大戰中，早已見到士兵的可怕屠殺，和許多國家的寶藏一旦化爲灰燼。但是除了俄國革命的極端行爲外，歐洲文明的基本結構，直至戰事結束之時，仍舊屹立無恙。到砲火突然停止之時，交戰各國雖然敵愾之心依舊，仍舊承認彼此歷史上種族上的人格。戰爭的法則，大體上得戰爭雙方的尊重；在雙方作戰的軍人之間，具有共同的職業的一致之點。無論戰勝者和戰敗者，都保持着文明的面目。莊嚴的和平宣布了，這種和平縱使在財政方面說是行不通的，卻與十九世紀越來越顯著的規定文明民族間關係的法則，卻是符合的。法治的時代被宣布成立，世界性的機構也組織成功，以保障我們全體，尤其保障歐洲，防止變亂的再起。

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與人間所有的連繫，都蕩然無存。德國人在自願承受的希特勒統治之下，他們所造成的罪惡，其規模之大和性質的毒辣，任何人類史上的黑暗紀錄，都無法與之等量齊觀。在德國的集中營中，曾有計畫的把六、七百萬男女老幼作大規模的屠殺，其慘慄更過於成吉思汗的隨便殘殺，在規模上言，

更使後者好像小巫之見大巫。在東線戰爭中，德國和蘇聯都會處心積慮，計畫和實行消滅過整個的人口。轟炸不設防城市的暴行，由德國為始發倡者，實力日益龐大的盟國，如法泡製，實行報復，至使用原子彈把廣島、長崎予以毀滅，可說到了登峯造極的絕詣。

這種物質破壞和道德糜爛的場面，是過去歷代想都想不到的。現在我們終於脫身而出了。經過種種苦難和所有成就以後，結果卻發現我們現在所遭遇問題，和那些幾乎使我們萬劫不復的問題比起來，更加可怕得多。

我的目的，是想以過來人和曾經獻過身手者的身分，來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如何很容易的本可避免；善良者的軟弱如何加強了歹徒的惡意；民主國家的組織和習慣，除非他們合併成爲更大的機構，如何缺乏那唯一可使勤苦大眾得到安全的堅毅和信心；如何在十年或十五年的長期內，即使關於自衛自存的問題，我們都沒有政策之可言。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慎重和隱忍的勸告，如何成爲造成嚴重危險的主要因素；爲了求安全和平生活而採取折中妥協的途徑，如何適足以直接引達禍難的中心。我們也可看到，各國在長時間中，不問國內有何波動變化，如何絕對有走上國際合作行動坦途的需要。

使德國在三十年內保持解除武裝，和勝利者保持充分的武力；同時即使不能和德國成立協調，建立一個強大的真正的國際聯盟，足以保障和約的執行，非經討論與各方同意不得變更，這原是一種單純的政策。過去三四大國的政府曾聯合一致要求本國人民作最可怕的犧牲，人民也爲了共同目標慨然應命不辭，終於達到希望已久的目標。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國似乎理合維持共同的行動，以求至少避免基本目標的喪失。然而這個最起碼的要求，勝利者有實力、文明、學問、知識科學，卻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只求苟安眼前，一天作一天的打算，過了一次選舉到下次選舉再談，結果還不到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的信號又發生了，我們又必須

稱那些忠實英勇作戰而死的國殤者的子弟們：

『並列成行，帶着創痛的身體，密集前進，他們蹣跚的離開了生命之光明的廣野。』（原註）
原註：引沙遜句。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

鮑爾溫的登臺——勞合喬治的下野——重新實施保護——英國第一次工黨政府——鮑爾溫的勝利——我出任財政部大臣——賠款與戰債——國內各階級的不斷進步——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羅加諾會議——奧斯汀·張伯倫的功績——和平到了登峯造極——平靜的歐洲——德國恢復繁榮——一九二九年大選——我和鮑爾溫的異見——印度——經濟的風暴——甜蜜的希望幻滅了——失業——麥唐納第二屆政府的垮臺——我開始被趕出政治舞臺——英國財政的激變——一九三一年大選

一九二二年中英國出了一位新的領袖鮑爾溫。他在國際舞台上原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在國內政治中亦是一位次要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財政部財務秘書，此時正任商務局局長。從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推翻勞合·喬治起，直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擺脫沉重的任務，在公眾的崇敬聲中，載譽退隱桓斯特郡故里止，他成爲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力量。我和此公的關係，是我下面所要講的故事中確切的一部分。我和他意見的不同，有時很嚴重，但在所有這些年中以後，在我們個人之間從未發生不愉快的談話或不歡的接觸，我從沒有感覺到，不能和他作個人之間開誠布公的談話，作個人之間的諒解。

勞合喬治聯合政府由於愛爾蘭解決方案而起的內部的政黨緊張狀態，因爲大選勢所不免即將舉行，更有變本加厲之勢。問題是在大選前是否我們仍保持聯合政府的方式，還是乘大選以前先將聯合政府解散。聯合政府內的各黨各員，曾經同舟共濟，度過難關，擔負過大宗共同的責任，所以爲公眾的利益及英國政治的風度計，似乎應該繼續團結，訴諸全國選民之前。爲了使保守黨容易接受起見，首相和我曾在本年之初，用書面提出表示願意辭職，並從私人的地位，幫助保守黨的奧斯汀·張伯倫組織新政府。保守黨的領袖把這封信考慮了以後，堅決覆稱他們不能接受我們這種的犧牲，並稱我們必須共同進退。這種俠義的精神，未能得到黨內同志的

支持，他們此時覺得自己的地位十分堅強，已經足夠獨掌國家的大權了。

保守黨以絕大的多數，決定和勞合喬治破裂，結束聯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提出辭職。早上他們還是我們的友人和同僚，到晚上他們成了我們的政敵，一心一意想把我們逐出政府之外。所有曾經和我們一起作戰的保守黨人，除了唯一的和出乎意料外的例外寇松勳爵，以及多數的閣員，都隨勞合喬治而告退。其中包括保守黨四位最能幹的人物：貝爾福、奧斯汀·張伯倫、項恩和勃庚海特子爵。在這個緊張關頭時，我因為盲腸炎發，入院開刀，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復知覺時，知道勞合喬治政府已經辭職，我不僅失卻了我的盲腸，也把我殖民地大臣的差使掉了。我自己認為，我在職時在議會和行政方面會有相當的成功。一年以前曾因健康嚴重關係而與我們分手的龐納洛，勉強承諾出任首相之職。他所組成的政府，可以稱為『第二流的十一人政府』。顯著人物鮑爾溫，任財政部大臣。首相請國王下解散國會之令，而人民也靜極思變。龐納洛由鮑爾溫隨侍在側，以俾維勃洛克勳爵為主要的鼓勵者和顧問，獲得了一二〇票的多數，和五年執政期的指望。一九二三年初龐納洛辭首相之職，退休後病發去世。鮑爾溫繼任為首相，寇松勳爵在新政府裏心安理得的出任外相之職。

從一九二三年起的十四年，這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鮑爾溫、麥唐納的統治時代』。在這個時期之內，鮑爾溫即使形式上不是，實質上或者擔任政府的首長，或者反對黨的領袖，而麥唐納始終在議會內不會得到獨立的多數，所以鮑爾溫無論在朝或處於在野黨的地位，都不失為英國政治中的統治人物。這兩位政治家，最初由輪流迭替的方式，到後來政治上結成袍澤之誼打為一片，合作統治着英國。名義上他們代表互相反對的兩黨，代表兩種理論和互相敵對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的氣味相投，觀感一致，方法相同，實為我國憲法自有首相一職以來任何兩個首相之間所從未有過的。說出來奇怪得很，兩人的同情心都遠推到對方的境界之內。麥唐納抱有老式保守黨人的許多情感，而鮑爾溫除了因製造業者的身分牢不可破的贊成保護關稅一點外，比起工黨陣營內的許多人物，更能真正代表溫和的社會主義。

鮑爾溫並沒有因為他突然取得的政治顯位，變成目眩心迷。在別人向他道賀時，他說，「請你爲我祈禱」。但不久，他因爲深恐勞合喬治將以保護關稅的口號爲號召，聯合許多與戰時內閣同時去職的抱異議的保守黨人，共同發難，不單削弱政府的多數，甚至直接與黨的領袖挑戰，感到不安。因此到一九二三年秋季，他決定制敵機先，由他自己先行提出保護關稅的問題。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樸里穆斯發表演說，結果使新選出的議會不由未到期，先告壽終正寢。他表白本心無他，絕未蓄有這一類的圖謀，但如果承認他的話，那就未免太小看了他對於英國政黨政治所有的遼密瞭解。根據他的勸告，議會於十月中宣告解散，在不到十二個月之內，又舉行第二次的大選。

自由黨在也是我所信奉的自由貿易旗幟之下集合起來，在選舉中得到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是少數黨，如果愛士葵斯（自由黨領袖——譯者）有意，很可能掌握政府。麥唐納領導的工黨，在下院中僅占五分之二強的議席，鑒於愛士葵斯無意組閣，纔成爲英國第一任社會主義首相，靠了歷史較長的自由、保守兩黨的默許和兩黨的鵲蚌相爭，總算勉強在位一年。在占少數的工黨統治之下，全國騷亂不安，政治的空氣非常有利於自由、保守兩個反對黨，去挑選時機討論一個主要政策問題，而一舉擊敗工黨政府。於是又重新舉行大選——兩年不到舉行了第三次。選舉結果，保守黨所得席數比各黨加起來還多出二二二席，計保守黨四一三席，自由黨四〇席，工黨一五一席。在選舉之初，鮑爾溫的地位是很微弱的，對於選舉的結果，也未有特殊的貢獻。不過以前他曾保持爲保守黨的領袖，所以一待選舉的結果公布，他之將再度出任首相，成爲當然之事。他返回家園，進行組織他的第二屆政府。

此時，我頗得保守黨的愛戴。在大選前六個月威斯特敏斯特脫補缺選舉中，我業經證明對於保守黨分子的吸引力量。那次我雖以自由黨黨員的名義參加競選，但有許多保守黨人爲我効力，投我的票。我的三十四個小組委員會，各由一名保守黨議員主持其事，他們反抗了黨領袖鮑爾溫 and 黨機構的本意。這是空前未有的事。在總數所投的兩萬票中，我以四十三票之差失敗了。在普選中我以「憲政派」的名義代表厄平區以一萬票的多數重新

當選。那時我原不該用「憲政派」的名義的。在我失敗和當選期間，和鮑爾溫曾有若干次友善的接觸，但我不相信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現在當他勝利之朝，我完全不知道他對我抱什麼觀感。他的忽然邀我出任我父親一度做過的財政大臣，不僅出我意料之外，也使保守黨爲之震惶失措。一年以後，我沒有經過個人的多費唇舌，獲得了本區選民的同意，重新加入保守黨和回到離開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卡爾登俱樂部（保守黨俱樂部——譯者）。

我在財政部遇到的第一個國際性問題，便是我們對美國的戰債。在歐戰結束時，歐洲協約國共欠美國戰債約計一〇、〇〇〇百萬美元，其中英國所欠的約爲四、〇〇〇百萬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協約國，主要爲俄國，共欠我們七、〇〇〇百萬美元。一九二〇年英國曾提議把戰債一律取消。這樣一來，英國至少紙面上須損失七五〇百萬鎊。鑒於自那個時候以來幣值跌了一半，實在的損失可能倍於此數。但這個提議沒有得到協議解決。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勞合喬治政府發出了貝爾福照會，宣布美國如不向英國索債，英國也不再向它的債務國，無論協約國或以前的敵國索取債款。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宣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龐納洛政府派遣了一個英國代表團，由財相鮑爾溫率領，訪問華盛頓，訪問的結果，是英國不問它債務國的繳付情形，照付對美的全部戰債，利息由百分之五減至三·五。

這個協定引起了許多熟悉情形方面的關心，尤其是對首相本人。英國在戰事中，也同這次戰爭一樣，從戰事開始至結束，始終其事，早已大爲民窮財盡，這個協定，將使英國在今後六十二年中每年支付出三千五百萬鎊。不單在英國，就是許多態度超然的美國財政專家，也認爲這個協定的基礎，無論對債務者對債權者，都將造成一種嚴重的缺乏先見的情勢。柯立芝總統只說：「他們借了我們的錢，不是麼？」這種簡賅的說明原自不錯，但尚有未盡之處。各國之間的支付，如果出之以移轉貨物或勞役的方式，或者尤其作互通有無的交換，誠然不僅是合乎公道，而且雙方交受其惠。至於因戰時財政而發生的龐大數額的貨物和勞役的交換，使支付成